

薇罗妮卡·福斯的渴望*

〔德国〕P.麦尔特斯海默

P.弗洛利希

R.W.法斯宾德

宁 斌译

1. 电影院一医生诊所 内景 夜/白天

电影院内正在放影一部老式黑白片，观众寥寥无几。银幕上是一间三十年代 的医生诊所。一个病人连喊带叫，哀求女医生给她注射吗啡。病人美丽的面孔被眼泪、毒瘾和难以忍受的疼痛扭曲了。她跪倒在医生的脚下，抓着医生的腿，揪扯着自己的头发，满地打滚。女医生身穿白大褂，冷峻地看着病人，无动于衷。银幕上过分悲痛的夸张表演，完全是三十年代表现主义后期的风格。摄影机转向观众席上的一位女人，她就是银幕上扮演病人的演员，只是苍老了许多，而且发型和装饰都是典型的五十年代的样式。她就是薇罗妮卡·福斯。薇罗妮卡闭上眼睛，好像是在专注倾听银幕上的声音。

病人：您得帮帮我……您应该帮帮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实在是挺不住了……我会疼死的……求您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我什么都给，包括我自己，什么都行……我求求您了。我什么都可以给您，包括我自己，一切……

医生：一切？

一丝半信半疑的表情略过病人扭曲的面孔，她抬起点，屈辱地点点头。

病人：一切。

医生带着蔑视的表情，用脚踢开病人，走到办公桌前。她打开抽屉，

* 根据乌布力布利出版社的意大利译文剧本译出，意大利，米兰，1983。——编者

拿出一瓶药和一支针管。病人几乎站了起来，两眼呆滞地盯着医生，像一头饥饿的动物注视着医生的一举一动。女医生中断准备工作，冷峻而果断地看了病人一眼。

医生：好吧，那就是一切了。

医生傲慢地摆了一下头，指指桌上的纸，示意病人凑近她。病人爬到桌前，挣扎着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签字。她把袖子撩起来，赤裸着胳膊，目光始终没离开医生。医生准备好针管，抓起病人的胳膊。针管离病人的胳膊越来越近。

病人：谢谢……现在我是您的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您的了……现在我能送给您的只有我的死亡了。

医生：谢谢。不过，我不知道拿这么个礼物能干吗。

2. 摄影棚 内景 白天(闪回)

摄影棚里，薇罗妮卡正在拍摄医生诊所的最后一个镜头。

导演(画外音)：谢谢。

打板员：“阴险的毒品”145镜，第五次，最后一次。

薇罗妮卡刚刚扮演完病人的角色，在摄制组的掌声中，她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导演站起来向她祝贺，两个人离开现场。

画外音(掌声继续)：太棒了，薇罗妮卡，你演得太棒了……真是无与伦比……你都让我感动了。

薇罗妮卡(笑着)：让人感动——这是我的职业。

雷拜恩：我为你骄傲。

后面站着的男人说，他是马科斯·雷拜恩。薇罗妮卡跑上去拥抱他。

导演：我也感谢你，薇罗妮卡。

薇罗妮卡：你应该感谢他……没有他就没有我。

导演：亲爱的雷拜恩，您的剧本真是好极了。

雷拜恩满意地点点头，薇罗妮卡高兴地笑着。

薇罗妮卡(转向导演)：亲爱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指他的剧本，是他的爱给了我力量，明白吗？……是他的爱。

打板员(画外音)：现在休息！技术人员先请！

3. 电影院 内景 夜

薇罗妮卡仍旧紧闭双眼。她突然站起来，走出电影院。

4. 树林 外景 夜

倾盆大雨，罗伯特·克罗恩打着伞走在空无一人的树林里。忽然他停下脚步，转身望去：树下站着一个被大雨淋透了的女人，她的头发粘在面颊上，脸上的妆早已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是薇罗妮卡。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罗伯特。罗伯特走近她。

罗伯特：您愿意接受我的伞吗？

薇罗妮卡严肃地看着罗伯特，像是在认真考虑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建议。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薇罗妮卡(笑着)：是保护伞吗？

罗伯特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但他很快接受了这位幽默的妇女的挑战。

罗伯特：您怎么称呼都行。对我来说，也可以叫保护伞。

两人挽着胳膊，走出树林。一辆电车到站，两人跑上车。电车开走，旁边的站牌上写着：盖塞革斯太格。这是慕尼黑的郊区，是几家著名电影制片厂所在地。

5. 电车里 内景 夜

电车穿过格林瓦尔特和哈尔拉辛一带住宅区。罗伯特和薇罗妮卡站在电车后面。薇罗妮卡注视着窗外的电车轨道，背冲罗伯特。面对这位举止怪僻的女人，罗伯特感到不知所措。他脱下风衣，递给她。

检票员：下一站，格若斯海塞罗合大桥！

罗伯特：我说，您先把我的风衣穿上吧……要不该冻着了。

薇罗妮卡：谢谢……您叫什么名字？

罗伯特：罗伯特·克罗恩。

薇罗妮卡：克罗恩先生，您很热情。

罗伯特看着薇罗妮卡的背影，犹豫了一下。

罗伯特：咱们可以坐下……那边有空座。

薇罗妮卡突然很激动，语气也显得有些粗暴。

薇罗妮卡：我不想坐。我请求您，咱们就这么站着好了……

罗伯特没想到他的建议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一下觉得很尴尬。薇罗妮卡像是发觉了他的难堪，转过身来注视着他。

薇罗妮卡：我要是坐下的话，就有可能被别人认出来，明白吗……他们会瞪着眼睛看我，议论我，有人还会过来和我搭讪，您明白我的意思

吗？

她突然止住，转过身去。罗伯特点点头，假装明白的样子。

罗伯特：哦，对……我明白了。

薇罗妮卡松了口气，如释重负地微微一笑，尽管蓬头垢面，但笑容仍旧使她显得异常美丽。

薇罗妮卡：谢谢您……真的！

6. 电车停在卡丝医生诊所门前 外景 夜

慕尼黑的市中心：蒂尔斯广场。薇罗妮卡·福斯从电车上下来。罗伯特透过满是雨水的车窗看着；她在人行道上一直向前小跑，身影越来越小，电车渐渐超过她。直到辨别不出她的身影时罗伯特才摇了摇头，离开车窗。摄影机从薇罗妮卡的角度，望着渐渐远去的电车。等到电车从她的视线消逝后，她才稳住步子，停在一个大门前，快速进去。大门旁边写着：玛丽阿娜·卡丝医生，神经学专家，需预约会诊。

7. 罗伯特的套间 内景 夜

罗伯特被电话铃吵醒，但他没有起来，只是使劲摇醒了身边沉睡的女友海丽艾特。

罗伯特：电话！

海丽艾特：是你的！

罗伯特起身碰倒几个瓶子，他打开灯，一脚踢翻了烟灰缸。海丽艾特从床上爬过来看了他一眼。

海丽艾特：真是的！你干吗不把啤酒喝光呀？

海丽艾特去接电话，罗伯特坐在床边没动。他从床头柜上拿过一个小本子，边写边低声读着。

罗伯特：夜里听到那闻所未闻的声音……

海丽艾特：他正在休息。

罗伯特：真主的第一百个命名……莫扎特生前从未写过的铜鼓声。

海丽艾特：哪儿？什么时候？

罗伯特：在母体内听到的对话。

罗伯特从本上一笔划掉刚刚写下的诗句。

海丽艾特：我回头告诉他……谢谢，再见！……是个女的，她说今天下午五点钟在普丽维莱格饭店要见你，叫什么福斯太太（说完咳嗽起来）。

罗伯特：我不认识她。

海丽艾特(笑)：说得跟真的似的。她说你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海丽艾特边说边躺回床上，钻进被窝里。罗伯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8. 普丽维莱格饭店 茶室 内景 夜

那个在大雨中受了惊吓的普通女人此时变成了一个美丽、高雅而且自信的女人。她是著名女演员薇罗妮卡·福斯。罗伯特坐在她对面，有点捉摸不透，他弄不明白面前这位拿腔拿调的女人想从他身上索取什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么个豪华的地方跟他约会，为什么她会对自己感兴趣。不管怎么说，这个约会使他着迷。两个人坐在普丽维莱格饭店二层的茶室里。

服务员：您的饮料。

罗伯特：谢谢。

服务员：您随时吩咐，先生。

薇罗妮卡：这么说您在报社专门负责体育新闻了，一定是很有趣的。

罗伯特：有时候还行。

薇罗妮卡(笑)：观看别人互相拼搏总是令人激动的。胜利者令人激动，失败者同样令人激动。您为什么拼搏？

罗伯特：我？

薇罗妮卡：对，您。给我讲讲您的生活，好吗？

罗伯特：这个嘛……您看，我的生活比较单调。既不会有胜利，也不会有失败。

薇罗妮卡：接电话的是您夫人？

罗伯特：是我的女朋友。

薇罗妮卡：您爱她吗？

罗伯特：我爱她吗？……彼此还算能容忍。

薇罗妮卡：罗伯特……我可以直接叫您罗伯特吗？(笑)

罗伯特(点了点头)：当然可以。

薇罗妮卡(笑)：我想我得责备您……

罗伯特有些不明白，薇罗妮卡冲他宽容地一笑。

罗伯特：责备？

薇罗妮卡：因为您没有马上认出我来，不是吗？您没有认出我是谁，对不对？

罗伯特还是没明白她是谁

罗伯特：啊……真的……不过，猛的一下没认出来。

薇罗妮卡：您骗不了我。不过我想跟您说的是，总算有人在不知道我是薇罗妮卡·福斯，不知道我是名人的情况下关心我。对我来说这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总算又成了一个……普通人。

罗伯特：是啊，电影总归……不是现实。

薇罗妮卡有些焦躁不安，显然对罗伯特的回答不尽满意。她看了看四周，冲一个服务员挥了挥手。服务员走近，鞠了个躬。

薇罗妮卡：服务员！这儿的照明真让人难以容忍。请您关上灯，点几根蜡烛。

服务员：是的，太太。

服务员给薇罗妮卡点上烟又点着蜡烛，然后走开。薇罗妮卡举起桌上的蜡烛转动着，烛光在她脸上形成神秘的明暗效果。罗伯特销魂地看着她。

薇罗妮卡：您知道吗，光和影——这就是电影的秘密。

罗伯特：我不常看电影。

薇罗妮卡：您可以从我脸上看到明暗的效果，……您认为我漂亮吗？

罗伯特：漂亮，我想您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

薇罗妮卡：是啊，是啊，是啊，有明有暗。您……有三百马克吗？

罗伯特（摸出钱包）：三百马克？我不知道，可能有吧？

薇罗妮卡：我刚才在商店看见一个胸针，一个小小的胸针，但是特别漂亮……我只要想得到一样东西就必须立即占有它。

薇罗妮卡加重语气，特别强调最后一句话。罗伯特已经掏出钱包，把钱递给她。

罗伯特：您拿着吧。

薇罗妮卡：谢谢，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薇罗妮卡把钱收起来，冲罗伯特献媚地一笑，走了。大厅里响着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

9. 普丽维莱格饭店 楼梯和大厅 内景 夜

摄影机跟着薇罗妮卡从楼上的茶室走入大厅。罗伯特在楼上观察她，她穿过大厅，走向饭店里的小首饰店。

10. 首饰店 内景 夜

高档首饰店里，薇罗妮卡面前的售货员有点不知所措。

薇罗妮卡：我要一个三百马克的胸针，……请快一点儿，我说我要一个三百马克的胸针，……不难吧？

售货员：您觉得……太太，您认为这个怎么样？这个差不多值三百马克。准确地说是二百八十五马克。

薇罗妮卡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演员和歌星的照片上。照片里唯一没有签过名的是薇罗妮卡那张，典型的四十年代的明星照。

11. 普丽莱格饭店 茶室 内景 夜

罗伯特要了一杯啤酒。薇罗妮卡从身后凑近他，用手蒙住他的眼睛，低声耳语道。

薇罗妮卡：您猜猜我是谁？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还是……哈哈！

服务员：您的啤酒。

她笑了，然后又说——

薇罗妮卡：不……还是不要猜，……让我猜猜您是谁……您是要了一杯啤酒的男人，……因为喝着啤酒更容易想明白，是否背叛他的女人而和另一个神秘的陌生人……

薇罗妮卡一直站着，她转到罗伯特前面。

薇罗妮卡：是不是？

罗伯特有些不好意思。薇罗妮卡不给他回答的时间，只顾自己快速说下去。突然她显得很着急，好像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薇罗妮卡：什么也别说，因为现在您说的只能是假话！

薇罗妮卡向服务员招了招手。罗伯特起身，下意识地拿钱包。薇罗妮卡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薇罗妮卡：我来付。

薇罗妮卡给了服务员二十马克。

薇罗妮卡：别找零钱了，谢谢。（转向罗伯特）认识您真高兴，现在我得走了……我和一个制片人有个约会。

俩人穿过茶室。

薇罗妮卡：一个电影制片人，当然是为了拍电影的事，这您知道……他当初就是用我赚了大钱，现在他正在考虑下一步，……我不想再拍电影了，可是没办法……这个胸针是不是很好看？

微罗妮卡一直说个不停，跟在他后面的罗伯特越来越摸不着头脑。

微罗妮卡：是找我演个主角，角色不错，没办法……再说是我丈夫写的剧本……他写的剧本当然很适合我演，您真应该来我们家坐客，现在我得走了。再见，罗伯特！

微罗妮卡向他伸出手，罗伯特有些不自然地握着她的手，不知应该握别还是吻别。微罗妮卡微笑了一下，用手抱住罗伯特的头，吻了吻他的面颊。

微罗妮卡：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叫我微罗妮卡。

罗伯特：再见，微罗妮卡。

罗伯特像个中学生那样害羞地道别，然后走开。微罗妮卡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急速走到一个体形臃肿的先生跟前。那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有些迟疑地盯着她看。

微罗妮卡：有什么好看的，胖子！

制片人：微罗妮卡，我的孩子，……怎么啦？你身体不舒服吗？

微罗妮卡：啊，啊，普雷托里乌斯，没事，我非常好。

13. 首饰店 内景 夜

微罗妮卡站在售货员面前，几乎是在恳求。此刻她格外紧张。

微罗妮卡：应该喜欢它的人不喜欢，您说怎么办？我拿这么个没起到作用的胸针干吗呢？啊，啊……您看，您也说不上来，……所以，请您把我的钱退还给我。

售货员看着微罗妮卡哑口无言。

微罗妮卡：啊，……可能我没解释清楚……

后面走来首饰店客气的老板娘。

老板娘：微罗妮卡·福斯！我一下就听出您的声音来了。您难以想像我现在有多高兴，……福斯太太当然可以收回她的钱……您肯定还记得，1944年，在柏林。

老板娘从墙上取下照片。

微罗妮卡：对，记得。电影是1943年拍的。要搞首映式，所以我买了一件皮衣，后来首映式取消了。

老板娘：我觉得就像是昨天一样。您先生当时很着急，也难怪他……因为当时还在轰炸。两个月后商店就给炸了。我把您的照片保留下来了，当

时您忘了在照片上签字了。

老板娘带着恳求的笑容，把照片递给薇罗妮卡，售货员递上一只钢笔。薇罗妮卡在照片上签了字。

老板娘：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是好时光啊。

薇罗妮卡（灿然一笑）：是啊，是啊，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魅力……我现在正准备拍一部新片子，拍完了我送您张新一点的照片。

老板娘：太荣幸了。

两个女人把薇罗妮卡一直送到门外。

薇罗妮卡：等到首映式的时候，我到您这儿来买首饰。希望再来的时候我先生别那么不耐烦，至少是别忘了签名。

老板娘：我们一定在此恭候。向您尊敬的先生问好。

14. 罗伯特的居室 内景 夜

海丽艾特在厨房用餐。罗伯特守着那台古伦蒂希牌的收音机（这是五十年代流行的收音机牌子），一个劲儿地调台。他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听新闻。

海丽艾特：三百马克喝杯开胃酒，……你说，我是不是也摆摆名人的谱？她漂亮吗？

罗伯特：漂亮。

海丽艾特：你说什么？

15. 编辑部 内景 白天

某日报的编辑部，有很多编辑和很多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报社专栏员编辑格蕾特正在查找旧报纸。罗伯特站在她的桌前。他从旧报纸里拣出一张带照片的：照片上是薇罗妮卡·福斯。

格蕾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1951、1950、1949、三年大战期间是她最走红的时候，那时候她给乌发电影制片公司干，都说她和戈培尔之间有点暧昧关系。

罗伯特：不对，戈培尔不让她演电影。

格蕾特：全是谣传。戈培尔一直帮她的忙，所以她才能一部片子接着一部的拍，……当然了，战后她不能实说，到处澄清他俩的关系，她在文艺界的同行相信她的话……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罗伯特：从文艺界的同行那儿知道的。

格蕾特：归根到底一句话，金钱和愚昧。演员都是野心勃勃的愚蠢的平庸之辈，文艺界的人都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和文艺界的人打交道？

罗伯特：我对文艺感兴趣。

格蕾特：别瞎扯了！告诉我，你找福斯干嘛？足球她肯定不会踢。

罗伯特：我要是想和她一块出去，……喝点饮料什么的呢？

格蕾特：这倒还行，她已经有三年没拍一部戏了。你们俩个在酒吧里，会是不错的一对儿。

罗伯特：你认为她酗酒？

格蕾特：所有的演员都能喝。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开始酗酒，这是自然规律。她的婚姻后来也毁了。

罗伯特：这是真的还是谣传？

格蕾特：这是另一个自然规律：只要说是有关一个演员的谣传，那肯定是事实。

罗伯特：演员为什么都是野心勃勃的愚蠢的平庸之辈？

格蕾特：事实如此。

罗伯特：谢谢啦，格蕾特，……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说。

罗伯特拿着挑出来的报纸，走到办公桌前。

格蕾特：体育界总有战胜者，而我只对战败者感兴趣。

罗伯特：顺便问一下，你能帮我找到福斯的地址吗？她也算个战败者，对吗？

格蕾特：最有趣的是眼看着他们战败（笑），……等到已经战败的时候就没什么意思了。福斯的地址可以问她的代理公司：卡尔拉·皮特罗维史，电话：240533

罗伯特：谢谢！

罗伯特走到办公桌前，脱下外衣，拨了一个电话。

16. 卡丝医生家门外 外景 白天

罗伯特来到卡丝医生家门前。他查看了一下门牌号码，徒劳地在门牌上寻找薇罗妮卡·福斯的名字。从大门里走出特莱贝夫妇。特莱贝先生戴眼镜拄拐杖，衣着虽然有点过时，但非常高档。他的夫人和他一样装束考究。罗伯特犹豫了一下，向特莱贝先生开口。

罗伯特：对不起，能问您个事吗？

特莱贝太太：您为什么要问呢，年轻人？

罗伯特有些不知所措，特莱贝先生得意地笑着。

特莱贝先生：杰妮，别那么认真。这个年轻人很有礼貌。

特莱贝太太：现在的年轻人很有礼貌，但不能因此就对他们原谅一切，你说呢……

两个老人互相开着玩笑，好像有没有罗伯特都无所谓。

罗伯特正要走开，特莱贝先生拦住他。

特莱贝先生：您找人吗？

罗伯特：对，有一位叫福斯的太太……她给我这个地址，可是……

特莱贝太太：有的时候人们改变地址，不让可能需要找他们的人知道。年轻人，可能是不想让别人找到他们。有的人是在自己的生活周围制造一种神秘感……相信我，年轻人。

罗伯特：我相信……谢谢你们称呼我是“年轻人”。

特莱贝太太：我们老了，而您还年轻。年轻人有待于发现的一些秘密，老人们已经知道了。你说呢，杰恩，我们帮助他吗？

特莱贝先生：当然啦，他这么客气……

特莱贝太太：您可以直接问他们。如果有人知道一些秘密的话，除了老人，那就是医生了。尤其是这种医生。再见啦，年轻人。

特莱贝太太向罗伯特灿然一笑，然后俩人走远。罗伯特走进大门。

17. 卡丝医生诊所 内景 白天

罗伯特站在卡丝医生诊所的门外，医生助理约瑟法不让他进去。

约瑟法：必须预约才能会诊，您看，门上写着呢。

女人说着关上门，罗伯特不满地转身走开。

罗伯特：他妈的，不过是问问有没有个叫福斯的太太住在这儿。

约瑟法(猛地把门打开)：谁？

罗伯特(停下脚步)：薇罗妮卡·福斯。

约瑟法：我不认识这么个人。

罗伯特(耸了耸肩，转身离开)：没关系，谢谢。

约瑟法(从门里出来，有点不安地)：您有什么事吗？……您是谁？

罗伯特(看出约瑟法的不安，慢慢走近她，想着怎么介绍自己)：我是个……记者。

约瑟法(看着他,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她甚至有点卑微地):您为什么不早说您不是会诊的病人……您请便。这边请,……请坐这儿。稍等一会,我马上告诉医生这儿有一位记者。

约瑟法忙乱地说着,把罗伯特领到候诊室,然后自己走开。房间里已经有另一位妇女在等候,走过一个黑人,光着膀子,脖子上围着毛巾。约瑟法又进来,脸上露出虚伪的笑容。

约瑟法:请进……医生在这边……您不会在这儿久留吧?

罗伯特:不,不会的。

18. 卡丝医生的办公室 内景 白天

医生很客气,但也很紧张,她仔细斟酌着每句话的用词。

卡丝医生:福斯太太是我的一个病人……您知道,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很遗憾,您是想写福斯做为演员的文章吗?

罗伯特:她该还我三百马克……我想要回这些钱,就这些。

卡丝医生:您怎么会正好找到我这呢?

罗伯特:这是职业秘密。

卡丝医生,您让我感到不安。

罗伯特: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种说法……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

卡丝医生: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名演员们不愿告诉别人他们的地址也不无道理。

女医生把罗伯特送到门口,随便地聊着。

罗伯特:是,是,……可是讨债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

卡丝医生:是呵,艺术家们有的时候和我们常人不一样。有的事很不上心……要不就是忘了……不那么严格。

罗伯特和医生已经走到门口,握手告别。

卡丝医生:福斯太太嘛……我觉得,她对钱还是很仔细的,……我想,您不用担心。

罗伯特:这样我就放心啦,谢谢您这么热情……再见。

罗伯特离开。医生把门关上,她在门口稍停片刻想了想。约瑟法带着怀疑的表情朝她走来。医生好像已经想好对策,点了一下头,和约瑟法一道朝楼道尽头走去。

19. 卡丝医生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在床上躺著，阴暗中她恐惧地注视着正被打开的房门。女医生和约瑟法走进房间，薇罗妮卡害怕地用手遮挡着。卡丝向约瑟法做了个手势，约瑟法上前从床上揪起薇罗妮卡，把她两手反拧在背后。女医生带着说服的口吻，几乎是用朋友般的眼光看着她。

卡丝医生：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你只应该向我要，知道吗？

薇罗妮卡卑微地点点头。

卡丝医生：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应该向我要，知道吗？

薇罗妮卡点点头。

卡丝医生：你总不会希望有人在我们中间插一杠子吧？……是不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对吗？

女医生用手捧住薇罗妮卡的脸，薇罗妮卡点了点头。

20. 制片人办公室 内景 白天

电影制片人办公室的候客室，薇罗妮卡暴躁地站在秘书的写字台前。女秘书冷静地，略带同情地看着她。

秘书：不管是普雷托里乌斯先生真忙，还是我自做主张地跟您说他很忙，这并不重要，您说呢，福斯太太？

薇罗妮卡：要是在以前，我早就给您一记耳光了。

秘书：那肯定没有这个必要。要是在以前，您早就被提前请来了。是不是，福斯太太？

薇罗妮卡哭了起来。

秘书：福斯太太，不是我个人对您有什么，……您说的那个角色，他心里已经物色好人选了，……是一个和您完全不一样的人，您明白吗？

制片人从里屋开门出来。

普雷托里乌斯：薇罗妮卡！没想到你在这儿！

普雷托里乌斯和薇罗妮卡拥抱，他悄悄向秘书做了一个不耐烦的表情，秘书向他无奈地耸耸肩。

普雷托里乌斯：你怎么不给我来电话呢？

薇罗妮卡(认真地)：我给你打过三次电话，你都没在。

普雷托里乌斯(做出生气的样子)：都是借口，我老在这儿，就是……

薇罗妮卡：就是什么？

普雷托里乌斯：我本来想给你那个角色，可是导演……你知道现在的

导演……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导演推荐他自己的女朋友。

薇罗妮卡看了一眼制片人，走到没有关严的门前，看见一个女孩正在整理自己的衣服。普雷托里乌斯赶紧过去把门关好。

薇罗妮卡：就是她吗？

普雷托里乌斯：是。

薇罗妮卡：挺漂亮的，……比我年轻。

普雷托里乌斯：就是缺少才气，……要是依我的话。

薇罗妮卡：她有母亲吗？我是说在影片里。

普雷托里乌斯：母亲？有啊，怎么呢？

薇罗妮卡：让我演母亲吧，演女孩儿的母亲……我求求你了……让我演吧。

普雷托里乌斯：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只有几天的戏，薇罗妮卡……这种太小的角色我都不敢跟你提。

薇罗妮卡：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儿来问你的。

21. 罗伯特的编辑部 内景 夜

罗伯特坐在打字机前，海丽艾特从后面过来，搂住他的脖子。

罗伯特(有点惊讶)：你来这儿做什么？

海丽艾特：来接你。

罗伯特：你从来不到这儿接我。

海丽艾特：你从来没有说过哪个女人比我漂亮。

罗伯特：我是说她很漂亮，……但不是更漂亮。

海丽艾特(递给他一个信封)：你们现在通信了？

罗伯特站起身，海丽艾特坐在他的位子上，读着打字机上刚刚写过的诗句。

海丽艾特：回忆已被忘却，希望亦支离破碎；可死于方兴未艾之时，却落得而今苟延残喘；……罗伯特，诗很美，就是有点忧伤……

罗伯特：我跟你说过上千次了，别读我的诗！我不愿意！这些诗句恶心死了！

他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诗句，用手揉成一团，扔了。

海丽艾特：你太过分了！

罗伯特(把信递给海丽艾特)：给。

海丽艾特(低声读信)：亲爱的克罗恩，还给您这笔小小的借款，……我要离开几个星期，所以不能亲自来还你钱，薇罗妮卡·福斯……

海丽艾特搂住罗伯特的脖子，显出很无所谓的样子。她把罗伯特拉起来，罗伯特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

海丽艾特：不太友好。她至少可以在信上签个字，那样显得更客气些，是不是？

罗伯特耸耸肩。

海丽艾特：……也可能是克罗恩先生跟我讲他和名演员的邂逅时夸张了些……也可能是想让我有借口来办公室接他去吃晚饭。

罗伯特(冲她做了个坏笑)：谁知道？

海丽艾特：你的诡计很有效，……(笑) 不过我得罚你请我吃晚饭。

22. 罗伯特家的楼梯 内景 夜

夜深人静，灯光昏暗的楼梯，罗伯特和海丽艾特略带醉意，边走边说笑着。

罗伯特：他们要是和1860队踢的话，明天早上我就不用起个大早了，可是这些该死的非坚持要和……凯泽斯劳滕队踢。

海丽艾特：我不明白他俩既然不是兄弟俩，怎么两个人都姓瓦尔特。

罗伯特：他们两个既然不是兄弟俩，但……就是因为是兄弟，所以都姓瓦尔特。

海丽艾特：你给我搅晕了……他们两个要是兄弟俩的话，就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叫佛里茨，另一个叫瓦尔特……

罗伯特：我不正说着吗？他俩一个叫奥特马尔，一个叫佛里茨。

海丽艾特：另一个呢？姓瓦尔特？所以你得搞三个采访……

罗伯特：对，……，一个和奥特马尔，一个和佛里茨，还有一个是和瓦尔特。亲爱的，你说的很对。

罗伯特正要吻海丽艾特，海丽艾特突然变得很僵硬，目瞪口呆地望着站在罗伯特家门口等着他们的薇罗妮卡·福斯。薇罗妮卡一直在微笑。

薇罗妮卡：这些楼梯的照明不是为女人设计的，赫斯博格小姐您说是不是？

海丽艾特和罗伯特哑口无言。薇罗妮卡继续用非常自然的口吻说下去。

薇罗妮卡：罗伯特，您有汽车吗？

罗伯特：汽车？有，怎么啦？

薇罗妮卡：因为我想和您过夜，我家离这儿有点远，在斯坦博格。

罗伯特哑口无言，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海丽艾特吻了他一下，然后朝楼上走去。当她走过薇罗妮卡身边的时候，薇罗妮卡友好地吻了一下海丽艾特。

薇罗妮卡：男人们总是先问“为什么”，是不是？

薇罗妮卡走下台阶，罗伯特犹豫了一下，跟着下了楼。海丽艾特从高处一直看着他俩走远。

23. 斯坦博格别墅 内景 夜

客厅里所有的家具都被白布盖得严严实实，薇罗妮卡点燃蜡烛台，打开钢琴边弹边唱了起来，罗伯特点燃第二个蜡烛台。

薇罗妮卡（唱）：……几个女孩儿，几个男孩儿……一些忧伤，一些欢乐，这些就是回忆，这些就是回忆。

薇罗妮卡站起来，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罗伯特：您的丈夫不在？

薇罗妮卡：我丈夫要是在的话，我就不会和您到这儿来了……本来我们说好了要去度假，好多年了，总没机会，……结果，制片人一个电报，我丈夫去卡普里岛了，……合同就是合同，毫无办法。

罗伯特举着蜡烛走进厨房，他打开冰箱，里面是空的，连电源也没有接上。他又回到客厅，薇罗妮卡也刚好从卧室出来。

罗伯特：我把电源总开关打开吧？

薇罗妮卡：不用，就这么着吧，咱们可以使蜡烛，……我丈夫就这么个习惯，我们不在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家具盖上，百叶窗关严，总闸拉上。好像是预先知道死期临近，把什么都收拾好一样。您说呢？您也有这些怪僻的毛病吗？

罗伯特：没有，您呢？

薇罗妮卡（解开身上穿着的睡衣）：我吗？……我喜欢占有没有设防的男人，您是一个没有设防的男人，对吗？

薇罗妮卡朝卧室走去，罗伯特打开收音机。

24. 斯坦博格别墅 客厅 内景 夜（闪回）

与上场同一地点，但是家具没有盖着，地上铺着地毯，电灯亮着。收

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能让人清楚地知道时代背景约是1944年。马科斯·雷拜恩抽着烟喝着酒，显得非常焦躁不安。从卧室传来薇罗妮卡亲切甜蜜的声音。

薇罗妮卡：关上收音机，烦死了！

马科斯：听听新闻。

薇罗妮卡走进客厅，坐下给自己倒上酒。

薇罗妮卡：我们不需要听新闻，仗打不到这儿。找一个音乐台听听，求求你，……关上灯，求求你。

马科斯（走到留声机前，找出一张唱片）：咱们为什么总是活得这么窝囊，老是不得不工作，不得不干点事，……咱们为什么不能活得自在点儿？

薇罗妮卡：你怎么不理解我呢？如果女演员要扮演一个……占有男人的戏……那她就得想法把所有女人的性格凝聚在这一个人物身上，……所以她需要特殊的光效和特殊的音乐。

马科斯：对，还需要酒精，还需要安眠药，……

薇罗妮卡：对，还需要酒精和安眠药，为什么不呢？而且你不也是一天到晚的喝酒吗？

马科斯：我是喝酒，……但我喝酒的目的和你的不一样，……我喝是为了放松，可是你喝酒是为了……感觉自己不一样，觉得自己伟大，有魅力，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

25. 斯坦博格别墅 卧室 内景 夜

罗伯特披着床单坐在一边，薇罗妮卡蜷在床上昏睡着。她低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满脸是汗，睡得很不安。罗伯特靠近她，想抚摸她的前额，好让她平息下来。薇罗妮卡狠狠地推开他的手。罗伯特起身走出卧室。

26. 斯坦博格别墅 客厅 内景 夜

黑暗中，罗伯特碰掉了一个印有东方图案的花瓶。从卧室里传出薇罗妮卡的喊声。罗伯特走到钢琴旁，点燃蜡烛。

薇罗妮卡：我的花瓶！我的花瓶碎了！……您在我家里干什么呀？！

薇罗妮卡披着床单出现在客厅里，她的头发蓬乱，眼光呆滞。

薇罗妮卡：您，您打碎了我的花瓶，……您想毁了我的家！……您想毁了我吗？！

她喊着倒在钢琴上，罗伯特赶紧弯腰去扶她。他盯着她的双眼，双手

抓着她的头发……

薇罗妮卡：我不认识您，……您别碰我！

罗伯特：我是罗伯特，你是薇罗妮卡，……我们刚刚在一起做过爱。

罗伯特双手使劲揪着她的头发，薇罗妮卡抽泣起来，她不再那么神经质了，瘫软下来。

薇罗妮卡(哭着)：我不舒服，……赶快带我去医院，……带我到城里去，快点儿，求求你。

罗伯特：我马上带你去，你自己能穿衣服吗？

薇罗妮卡(满脸泪痕地点点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27. 野外 罗伯特的车里 外景 夜

罗伯特开车离开别墅，薇罗妮卡坐在旁边，她仍然显得很不舒服。

薇罗妮卡(哭着)：那个花瓶，……你得买个新的，一模一样的，你可以去加布列里街5号，找特莱贝，特莱贝是人名。你别跟他说碎花瓶是哪儿来的，……啊，最好……别给他看见……你得跟我保证！……你找着新的花瓶以后就到我家去，把它放在老地方……这是钥匙。

薇罗妮卡把别墅的钥匙递给罗伯特，他点点头，继续注视着前方。

28. 卡丝医生家前 外景 夜

罗伯特的车猛地停在卡丝医生家门前。车一停，罗伯特就下车，绕到薇罗妮卡这边来帮她下车。罗伯特看了一眼漆黑的高楼，没有一家亮着灯。薇罗妮卡已经很难支撑住了，她靠在罗伯特身上，俩人过了马路来到楼门前。罗伯特刚要按门铃，薇罗妮卡拦住他，用亲切的眼光望着他。

薇罗妮卡：现在你该走了。

罗伯特：要是上面没人呢？……要是不开门呢？……

薇罗妮卡：会有人的，这是我多年的医生，我很了解她……(笑)她会给我开的，……现在你走吧，你一走我就进去，……我给你打电话……谢谢……非常感谢。

罗伯特吻着薇罗妮卡伸出的手，眼里含着忧伤的神情。他上了车，看着她进了楼门。漆黑的大楼上亮了一扇窗户。

29. 卡丝医生家前 外景 夜

黎明前夕，一个清洁夫在扫大街。医生家门前停下一辆豪华轿车。约瑟法开车，后面是穿着晚礼服的卡丝医生和一个男人，艾德尔医生。三个

人下了车，互相说了几句话。约瑟法穿过马路，朝停在路边的车里望了望。三个人进了大楼。摄影机转向车里熟睡的罗伯特。

30. 卡丝医生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夜

卡丝，艾德尔和约瑟法来到薇罗妮卡的房间，薇罗妮卡正在睡觉。医生看到一个水杯和一个空药瓶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尖叫着摇醒薇罗妮卡，薇罗妮卡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

卡丝医生：你吃了几片？

薇罗妮卡：我累极了，求求你……

卡丝医生：你以为这些安眠药能帮你的忙吗？是不是？

薇罗妮卡：特别苦……

卡丝医生：对，对，特别苦……这样你才能记住，赶快起来！

约瑟法把薇罗妮卡拉起来，拽到便池前，薇罗妮卡开始呕吐。

卡丝医生：那个男人在楼下等什么？

薇罗妮卡：哪个男人？我不认识什么男人。

卡丝医生：因为是你向我保证的，所以我相信你，……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薇罗妮卡：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帮帮我！

卡丝医生：好吧，你得先把那些安眠药吐干净，然后我再给你打针。我说……你不是想早点儿死吧？

薇罗妮卡和约瑟法走向房间。

卡丝医生：有我的同意，你才能死。

大家一起大笑。收音机里一直播放着音乐。

31. 卡丝医生家门前 罗伯特的车前 外景 白天

清晨，艾德尔从门里出来，看了一眼罗伯特的车，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进了自己的轿车，他发动汽车的声音吵醒了罗伯特。罗伯特看见轿车远去。

罗伯特看了一眼医生家的大楼。约瑟法拿着两瓶鲜奶走来。她向罗伯特微笑着。

约瑟法：医生问您是否愿意和她共进早餐？

32. 卡丝医生的办公室 薇罗妮卡的房间，客厅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痉挛着睡过去。医生把门关上，和罗伯特一起穿过走廊。

卡丝医生：她喜欢这个房间，……她觉得这个房间给她安全感。她说，

这是她的避难所。

罗伯特：她住这儿吗？……我是说，她常来这儿吗？

他们来到客厅，桌上已经摆好早餐。前面见过的黑人也在这儿，穿了一身美国军人服装。约瑟法给每个人倒上咖啡，然后坐下。女医生特别的客气，罗伯特显得有点疲倦和不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

卡丝医生：在紧急情况下，这种疼痛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我应该说，当这种疼痛有可能变得不能忍受时，……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罗伯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

卡丝医生：嗯，您看，在神经病学中，这两者区别甚微……是真正的疼痛还是想像中的疼痛，对于病者来说无关紧要，疼痛是存在的……

罗伯特：可是这种病，……您怎么看？能治好吗？

卡丝医生：像福斯太太这么严重，……我很难说。她跟我说她马上就要重新开始工作，我会帮助她，尽管工作可能对她有害，很难预料。像现在这样犯起病的时候，她只希望我把她藏起来……

罗伯特笑了。

卡丝医生：或是希望我把她杀了。

大家都笑了。

卡丝医生(转向美国兵)：你也觉得有趣吗？

美国兵：有。

卡丝医生：谢谢。我跟您诚心实意讲的这些话，……当然是最好不要见报。

罗伯特：您放心好啦，应该说是“off the records”。

卡丝医生：“off the records”，对，对，对。

罗伯特：现在我得走了，谢谢。

罗伯特起身离开客厅，女医生陪他走到门口。

卡丝医生：现在就走吧？我也得问您一个问题……您 对福斯太太的兴趣只是职业性的，还是有其他成份在里面？

罗伯特(用诚实，但有些焦虑的眼光看着女医生)：不管您相信与否……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清楚。

卡丝医生(会意地点着头)：再见！

罗伯特：再见！

33. 卡丝医生家门前 罗伯特的车里 外景 白天

罗伯特心不在焉地上了汽车。他旁边坐着海丽艾特。罗伯特吃了一惊。

罗伯特：你干嘛？你开始跟踪我了吗？

海丽艾特：不是你，是跟踪她。

罗伯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海丽艾特：你听着，我跟一个体育新闻记者一起生活有好几年了，我了解他的事情，……我知道他……

罗伯特(气歪了脸)：该死……

海丽艾特：奥特马尔，佛里茨和瓦尔特会跟你生气的。

罗伯特：奥特马尔，佛里茨和瓦尔特。

海丽艾特：他们会生气的，……晚上过得好吗？

罗伯特：不知道。

海丽艾特：你爱上她了吗？

罗伯特：不知道。

海丽艾特：现在干吗？

罗伯特：咱们去买一个花瓶，……明白吗，必须善始善终。

海丽艾特：不明白。

罗伯特：什么？

海丽艾特：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罗伯特开动汽车。电话间旁，约瑟法一直监视着他俩。

34. 特莱贝的别墅前 罗伯特的车里 外景 白天

一个安静的住宅区，所有的别墅四周都是树林或围墙，离街道较远。
罗伯特的汽车停在一个别墅的门前。

海丽艾特：不像一般的商店，你女朋友的欣赏水平很高级。

罗伯特和海丽艾特下了汽车，罗伯特从车里拿出他在薇罗妮卡家摔碎的花瓶，他刚走到别墅的门口，看见特莱贝先生正和一个园丁在说话。罗伯特吓了一跳，他回身一躲，也把跟在他身后的海丽艾特吓了一大跳。

海丽艾特：我跟你那个女的不正常，我看你现在也差不多了。

罗伯特：别喊叫！……我认识那个男的。

海丽艾特：这样更好，他可以给你优惠。

罗伯特：我是说我在那谁……家门口见过他，上帝，怎么这么复杂。

海丽艾特：我也觉得很复杂！现在我得进去给我心爱的人的心爱的人

买一个花瓶，……应该和这个一样还是无所谓？

罗伯特(把手里的碎花瓶交给她)：和这个一样，一模一样的……但是，别让他知道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就说是你从哪儿找来的。

海丽艾特：找来的？……偶然找到的？

罗伯特：对，就说是给你的一个女朋友买。

海丽艾特：我的一个女朋友……这主意好，这主意我得记住了。

海丽艾特开心地笑着看着罗伯特，无奈地摇摇头，然后朝别墅里面走去。

罗伯特心慌意乱地在外边等她。

35. 特莱贝的别墅 内景 白天

特莱贝先生总是衣冠楚楚，他把海丽艾特带到一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特莱贝太太也在。房间里到处摆的是东方艺术品。

特莱贝先生：天堂给我派来一个天使，想来试探试探，啊 啊……杰妮，你觉得我们应该这么被人试探吗？

特莱贝太太：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礼尚往来，您可以告诉咱们共同的女朋友，我们已经对这个家了如指掌，我们知道哪些还是属于我们的。

海丽艾特：我，……只是想……

特莱贝先生(递给她一只一模一样的花瓶)：拿着吧，……您可以走了，小心点儿，这是贵重物品，……我的天使，您好像有点不安是不是？这个花瓶比一个人的生命都珍贵，尽管如此，做为交换条件我只要一点点幸福。

海丽艾特(不明白特莱贝先生在说什么，只能随便吱唔着)：当然……您这儿的東西价格总是这么廉价的吗？

特莱贝先生：当然不，当然不，您有很多享受幸福的方式，而我，只有……

特莱贝先生陪着海丽艾特走到门口。

特莱贝太太：您跟我们的女朋友说特莱贝先生的幸福册上每一笔帐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这本幸福册的空白页数已经为数不多了。

特莱贝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打开您的世界之门……我的世界是梦幻的。请告诉我们共同的女朋友，我很怀念……她最后给予我的愉快。

特莱贝先生拦住海丽艾特的去路，他撩开袖子，露出胳膊上的一个纹身数字。

特莱贝先生：我想给您看样东西。

海丽艾特：这是什么？

特莱贝：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是德国法西斯时期有名的集中营）……我们的女朋友没有告诉您吗？说明她还是遵守职业规则的，……我的天使，现在您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再和您的世界有任何牵连了……

海丽艾特离开房间，特莱贝先生紧紧地拥抱特莱贝太太。

36. 罗伯特的车里 外景 白天

海丽艾特坐在罗伯特身边，抱着花瓶，不解地看着前方。

海丽艾特：现在呢？

罗伯特：……不知道。

海丽艾特：我不明白的是，他以为是女医生派我来的，可是这个该死的花瓶是属于那个该死的福斯，……对不起，是属于你的……薇罗妮卡。

罗伯特：不知道。

海丽艾特：你已经被报社开除了吗？

罗伯特：我不……

海丽艾特（替他把话说完）：你不知道。

罗伯特（继续开车，他用手搓搓脸，这才开口）：你帮我一个忙好吗？你把花瓶放到她家里去。

海丽艾特（愣了一下，开心地）：为什么不，当然了，对……我一直想看看一个……昔日的电影明星的别墅是怎么布置的……要是我在她家碰到她呢？

罗伯特：不会的。

海丽艾特：那你为什么不去？你可以再去闻闻她的内衣内裤，……对不起。

罗伯特：我得回编辑部。我还得继续工作。

海丽艾特：你觉得我们俩人的关系……怎么继续呢？……你不知道。

37. 总编辑办公室 内景 白天

总编辑坐在办公桌前，罗伯特惶恐不安地解释着。

罗伯特：我在外面转了转。

总编辑：你没在凯泽斯劳滕队那儿。

罗伯特：您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总编辑（点上一只烟，走近罗伯特）：上帝，要是这么说的话，……

罗伯特：我只是想说，……我的确是在跟踪一个事件，你可以信任我。

总编辑：你的合同上可没提信任不信任的事。合同上写着你负责体育新闻，……不是电影新闻。

罗伯特：我的合同上也写着，在特殊情况下……

总编辑(打断他)：当然，在和总编辑商谈之后……

罗伯特：咱们这不是在商谈吗，别把问题复杂化……是一个关于昔日电影明星败落的故事。从前是金光灿烂，而今一片黑暗，默默无闻。

电话铃响，总编辑去接电话。

总编辑：我跟你说过别……谁？找罗伯特？等等，先给我接过来。

总编辑(用手捂着话筒和罗伯特说)：你的事……喂，美丽的迷人的太太，很荣幸和您讲话……我是博尔佐，总编辑……几年前，在一个舞会上我给您做过自我介绍……当然您不记得我啦，可我还记得您……什么？……是是，我马上叫他来……可是我得让人监视着他……他可是个滑头……什么？哈，哈哈……有意思……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他把电话递给罗伯特。

罗伯特：喂，是我，福斯太太……您怎么样？谢谢，我也很好……当然啦，我很感兴趣……在哪儿？……巴伐利亚第三大厅……我肯定来。谢谢您给我打电话。再见，福斯太太。

罗伯特放下电话。

总编辑(学着罗伯特的声音)：“再见，福斯太太”，这是和一个电影明星说话的口吻吗？尽管是一个昔日影星……这个事是不是最好交给文艺部来管？

罗伯特：不。

总编辑：这样吧，我同意你继续跟踪那些心理诊所的内幕。

罗伯特(尽量掩饰住兴奋)：弄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要逃走？

总编辑：对，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一个明星干嘛要去心理诊所……这个事是你写还是我写？

罗伯特(走到门口)：我写。

38. 斯坦博格别墅 内景 白天

海丽艾特放下花瓶，好奇地观察房间里盖得严严实实的家具。她走到钢琴旁边弹了两下，小声哼了几句，然后朝花园走去。

39. 卡丝医生诊所 客厅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在拨电话。她身后是穿着背心的美国兵。他哼着小曲在分药。

薇罗妮卡：喂？……是制片办公室吗？……我是薇罗妮卡·福斯……
什么？……薇罗妮卡·福斯……没关系，没事，我只是想问问制片部门的
车什么时候到……对……来接我的车……我请求您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我很清楚我不是影片的主角。谢谢，混蛋！

薇罗妮卡扔下电话，她没发现在她打电话的时候，卡丝医生从外面进来。
薇罗妮卡有点紧张，卡丝冷冷地看着她，带着威胁的口吻，低声问——

卡丝医生：钥匙呢？

薇罗妮卡：什么钥匙？

卡丝医生：马上还给我！

薇罗妮卡：我……

卡丝医生：你不会是给他了吧？

薇罗妮卡：出了个差错，他不留神把钥匙装到口袋里了。

卡丝医生：你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了！

薇罗妮卡(起身表示反抗)：……不是你的家……至少现在还不是。

卡丝医生：啊，不是吗？

薇罗妮卡：我还活着……我要重新开始工作。

卡丝医生：对，最多下两天，……别让人笑话了！

美国兵(打断了两个女人的谈话，用英文)：医生，可以给我些打包的
纸吗？这儿少三小瓶药。

卡丝医生(用英文)该死的！这是给她的……

美国兵：呵，呵！

卡丝医生：什么时候再见你那个记者？

薇罗妮卡：他到拍摄现场去。

卡丝医生：好吧，你得记着，我等着要回我家的钥匙。明白吗？

薇罗妮卡：明白。

卡丝医生：以后不许你再见他……明白吗？

薇罗妮卡：这是我的私事儿。

卡丝医生：啊，是吗？……是你的私事儿？……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跟他亲自讲讲你的私事儿了。

薇罗妮卡(靠在钢琴上):你敢……

卡丝医生: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

薇罗妮卡:罗伯特会站在我一边的。

卡丝医生:当然啦,男人们最喜欢吸毒的女人了……你初次登台,不想用一剂药?

薇罗妮卡:当然啦。

卡丝医生:我想到了,……你想怎么支付这些药钱呢?

美国兵仍在分配药剂。

薇罗妮卡:用我挣来的钱……再说,我还有首饰。

卡丝医生(认真地):首饰?……要是我不喜欢呢?

薇罗妮卡:我再也不需要注射了,……没有也行……我再也不用不着你的注射,也用不着你。

卡丝医生:哈,是吗?……好像所有的病人今天都想离开我似的。

薇罗妮卡转身欲走。

卡丝医生:请在这儿稍呆片刻,候诊室里有人。

医生说完,微笑着关上客厅的门。

40. 卡丝医生诊所 候诊室 楼道 内景 白天

卡丝医生来到候诊室,特莱贝太太双手搭在丈夫的肩膀上,恳求地看着卡丝医生。

卡丝医生:我的上帝,您们还在这儿哪!我已经说过不行了。

特莱贝太太:请求您。

卡丝医生:我对您丈夫已经做到仁之义尽了,……现在只有靠他自己了。

特莱贝先生扶着太太吃力地站起来,仍旧不失尊严地看着卡丝医生。

特莱贝先生:您有道理,一本书读完了,就该合上了……卡丝医生,您给我的,的确是一本非常美好的书。

特莱贝先生吻了卡丝医生的手,和太太一起离开诊所。薇罗妮卡一直透过客厅的玻璃窗看着这一切。卡丝进来,薇罗妮卡离开客厅,美国兵一直哼着小曲,干自己的工作。

41. 电影制片厂 内景 白天

摄影棚里正在拍电影:一个邮递员交给薇罗妮卡一封信,信上说她的

丈夫死了。导演坐在摄影机旁，摄影机前移，推进薇罗妮卡。

场记：都准备好了……安静，现在拍摄……

导演：开机！

场记：“蓝色的天空”336 镜，第十一次。

导演：开始！

薇罗妮卡拆开邮递员交给她的信封，迅速读完，流出一滴眼泪。

薇罗妮卡：请稍等一下，我应该给邮递员小费。

导演：停……谢谢。

导演用很耐心的语调讲话，但能听得出来他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罗伯特和马科斯·雷拜恩也在摄影棚里。

薇罗妮卡：是不是眼泪最好再多些？

导演：最好用点甘油。

薇罗妮卡：不不，这是职业自尊心的问题，……再试试！

导演：再试试……

导演回到自己的座位。

导演：退回原位……

声音：从头来吗？

场记：从头来！抓紧，从头再来，“蓝色的天空”336 镜，第十二次。

摄影机刚刚开始前移就被薇罗妮卡的声音打断了。

薇罗妮卡：对不起，我集中不了情绪。

导演：没关系，再来一遍。

场记：好啦，请安静，实拍……“蓝色的天空”336 镜，第十三次。

导演：开始！

薇罗妮卡（重新开始表演，说台词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稍等一下，我给您小费。

导演：谢谢，停！

薇罗妮卡：这回眼泪正合适，是不是？

导演：眼泪是很合适，您的台词错了。福斯太太，现在您用点甘油，相信我，肯定看不出来。这样您就能集中精力想台词。个就个位……

薇罗妮卡点燃一支烟。摄制人员议论纷纷。

导演：化妆师！

化妆师：有。

导演：请来点甘油……请稍安静！……请无关人员离开现场！

罗伯特担心地看了薇罗妮卡一眼，她正在化妆。罗伯特和 马 科 斯 · 雷拜恩离开现场。

42. 摄影棚的走道里 内景 白天

罗伯特和马科斯·雷拜恩分别在走道的两端焦虑不安地踱步。摄影棚门口的红灯亮了，里面开始拍摄。两个男人不时地对视片刻，紧张地等候拍摄的进展。突然，一声尖叫终止了拍摄。两人同时跑进摄影棚。

43. 摄影棚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福斯躺在地上缩成一团。摄制组都围了上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薇罗妮卡：上帝！上帝！……哎呀……哎呀！

导演：赶快找个医生来！

薇罗妮卡：哎呀！哎呀！

马科斯·雷拜恩（走上前来）：她需要一种特别的医生，这是地址。

导演：您是谁？

马科斯：我是个写剧本的。

薇罗妮卡：哎呀！哎呀！

马科斯：我以前是她的丈夫。

薇罗妮卡：哎呀！哎呀！

导演：……啊，原来如此！

44. 啤酒店 内景 夜

罗伯特和马科斯都已经略带醉意。收音机里正在转播一场足球赛。罗伯特在玩投币机。

马科斯：明白了吗？

罗伯特（半天不说话，然后摇摇头）：不明白，……我怎么能，……我做不到，……我爱上她了。

马科斯（回到桌前）：是啊，你爱上她了，所以……是没办法啦……

罗伯特：就是这样。

马科斯（唱）：我想给予我所拥有的一切，……为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啊，……尽管……

罗伯特：尽管什么？

两人面对面坐下。

马科斯：我在想，你要是找到一个女孩儿，随便一个就行……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女孩儿……

罗伯特：我已经有一个女孩儿了。

马科斯：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那就，……

罗伯特：那就……没办法啦。

马科斯（起身坐到罗伯特这边）：就这样，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她会毁了你，……你阻挡不了，……她会毁了你，因为她是个可怜虫，……因为她是个该死的……吸毒上瘾的女人……

两人接着喝酒。

马科斯：她的前景难以预料，……那些东西极其昂贵，等到她支付不起的时候，就会像一只老鼠那样死去，……很残酷，……但这是必然结果。

罗伯特：你觉得卡丝医生收钱了吗？

马科斯：你以为是哪儿来的吗啡？那是吗啡呀！

罗伯特腾地站了起来，马科斯拉住他。

马科斯：你到哪儿去？喂，你过来！在这儿好好呆着，你想到哪儿去？

罗伯特：我去救她，我不能让那些人把她折磨死。

马科斯：祝你好运，我的朋友，祝你好运，……

两人拥抱，然后罗伯特离开啤酒店。

45. 卡丝医生的诊所 内景 夜

罗伯特在门外使劲往里挤，约瑟法穿着睡衣在里面挡着不让他进来。

罗伯特：您让我进去找她，……要不然我就把门撞开，我会叫警察来的……我告诉他们你们这儿关着一个女人，而且虐待她。

罗伯特高声喊着，他从门外挤了进来，直奔薇罗妮卡的房间。

约瑟法：玛丽阿娜！玛丽阿娜！……他喝醉了。

罗伯特在楼道里碰见卡丝，她手里拿着个针管。

卡丝医生：这叫侵犯私人住宅。

罗伯特：可能是，……但是您干的事叫谋杀！

卡丝医生：克罗恩先生，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

罗伯特：可能是，……您手里拿的是什么？您准备往她血管里注射

的是什么？

微罗妮卡从房间里爬了出来，坐在楼道中间的一把椅子上。

卡丝医生：吗啡。

罗伯特：吗啡？……这么说是真的了？

卡丝医生：您不会希望看着她疼死过去吧？！我还以为您爱她呢，……

微罗妮卡亲切地叫罗伯特到她身边来。罗伯特走近她，拿起她的手。

微罗妮卡：亲爱的，给我你的手，……你喝了好多啤酒是吗？……你想帮助我，保护伞，……亲亲我……

罗伯特吻她。

微罗妮卡：现在你走吧，……你帮不了我了，……她会帮我的。

罗伯特慢慢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像一条挨了打的狗。

罗伯特：请您原谅我。

卡丝医生：我会原谅您的，克罗恩先生，因为您完全控制不住您自己。因为您的心里不好受，……您心里很难过。我想您应该去了解一下鸦片的用途，……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必须要多调查研究。

46. 特莱贝别墅客厅 内景 白天

海丽艾特，罗伯特和老园丁站在客厅里。

海丽艾特：特莱贝先生，……我们可以……（她尖叫起来）

海丽艾特的视点：特莱贝夫妇手拉着手，头靠着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断气了。小桌上有两杯茶，几个小药瓶。海丽艾特尖叫着退后，扑到罗伯特怀里。罗伯特一动不动。老园丁低声劝着海丽艾特。

园丁：别这么想，小姐……他们总算找到了盼望已久的太平。

海丽艾特还在抽泣。

园丁：昨天晚上，他们让我准备点茶……和蜂蜜，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他们以前老说要用带蜂蜜的茶水吞服安眠药……因为药片太苦，……说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嘴里带着甜味，而不是苦味儿……

罗伯特：您已经找过医生了吗？

园丁：找过了，我一发现，就找医生来过了。

罗伯特：是卡丝吗？

园丁：不是，不是卡丝太太，……她只治疗神经方面的疾病，……现在神经不再痛苦了，您说吧？

罗伯特：不管怎么说，得告诉卡丝医生……这个家和所有这里的财产都归她所有了。

老园丁显得很吃惊，他走近罗伯特。

园丁：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说您认识特莱贝先生了……

罗伯特：不认识，但是我认识卡丝医生。

罗伯特和海丽艾特离开。

海丽艾特(咳嗽着)：现在咱们去警察局吧。

罗伯特：不……咱们不去警察局，咱们去卫生局。

47. 艾德尔医生的办公室 内景 白天

罗伯特和海丽艾特坐在麻醉药品控制中心办公室 主任 阿希姆·艾德尔医生的办公桌前。医生在屋里来回踱着步。

艾德尔医生：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持续了十年已久的疼痛，难以忍受的疼痛，为了减轻痛苦而自杀，以便得到解脱，他的妻子跟随他，选择了死亡。

罗伯特：他是怎么治疗的？

艾德尔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药物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用吗啡，很遗憾。有的时候也可以用鸦片类的其他药……，但主要是吗啡。如果您需要更多了解的话，可以再问一下给他治疗的医生，……好像是……卡丝医生。

说着他核对了一下文件夹里的档案。

艾德尔医生：我只负责检查毒品的使用情况……

罗伯特：有没有可能是……过量使用毒品，以至使患者用毒上瘾？

艾德尔医生：您看，所有需要使用鸦片系列药品的部门，必须经过我这儿批准，这是我的工作。要不然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开始经营毒品了。毒品的使用控制权必须归国家所有，这样才能保护公民的利益。

海丽艾特：但您们没能制止特莱贝夫妇死于安眠药。

艾德尔医生：对，这个……是我们的局限性。再说，怎么能制止得了呢？如果一个人开始长年累月的存放安眠药，为了自杀用……检查机构尽管很完善，但是人是不完善的，很遗憾……也许可以说，幸亏人是不完善的。

艾德尔点燃一只烟，走到桌子后面。

艾德尔医生：我希望我的回答很清楚，……我认为从新闻角度来说

没有价值的，您看呢？

海丽艾特准备走，而罗伯特仍固执地坐着。

罗伯特：我听说特莱贝夫妇把别墅，艺术收藏……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治疗医生。

艾德尔医生：啊，是吗？……这我不清楚。

罗伯特：我清楚。

艾德尔医生：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对很多病人来说，医生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人，……他们应该奉献出一切。

罗伯特(突然站了起来，走近艾德尔)：比如说，献出他们的死亡……

艾德尔(装做没有理解罗伯特的暗示，继续说)：因为医生一直陪伴他们到死亡……您看，我认为这些遗产体现了医生和病人之间最感人的关系……您说是不是？

罗伯特：谁知道！

艾德尔(转向海丽艾特)：您们一起工作吗？

海丽艾特：有时候……我是摄影师。

艾德尔医生：啊，……您想不想把我的照片登在报上？

罗伯特：不不，不了……最好不这样……正如您所说，从新闻的角度来讲，此事毫无价值。

海丽艾特和罗伯特出去了。艾德尔看着他们远去，拿起电话。

艾德尔医生：玛丽阿娜？……是我，阿希姆……他们刚刚走。

48. 罗伯特的套间 内景 夜

罗伯特和海丽艾特搂着躺在床上。

罗伯特：你真的肯干吗？

海丽艾特：当然了，……我争取明天就去。

罗伯特：你得装得特别有钱，……富有，孤独而且绝望……被一种莫名的痛苦所折磨。

海丽艾特：除了富有，其他都是真的。

听到海丽艾特忧伤的话语，罗伯特搂紧了她。

罗伯特：我知道让你这么做很不合适，……这涉及到你的情敌。

49. 卡丝医生的诊所 内景 白天

黄昏时分，海丽艾特头一次穿得如此考究，坐在医生的会客室里。女

医生请她一起喝酒。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广播。

卡丝医生：您是一个人住在现在这个家吗？

海丽艾特：嗯，对，离婚以后……除了一个女佣人陪着我，别的……

卡丝医生：您怎么消磨时光呢……我这么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海丽艾特：我有少数几个朋友……但是大部分自然是我丈夫的朋友，您知道总是这样。所以我很苦恼……很苦恼……

卡丝医生：这不是件好事。

海丽艾特：嗯，我知道。

美国兵从外面进来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他从柜子里拿了东西，用手势打了个招呼，出去了。

卡丝医生：一个人长期孤独地在家呆着很不利。

海丽艾特：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正在考虑随便找一个事做……当然了，经济方面我没有困难，只是为了……

卡丝医生：干事情……最终代替不了感情。（两个女人碰杯）您刚才说自从离婚以后，您就有一种莫名的疼痛感。

海丽艾特：对，就是离婚以后，是这样。

约瑟法进来，她立刻认出海丽艾特来，但她显得很平静的样子，给医生沏上茶。卡丝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

卡丝医生：我想您现在需要的不是吗啡，而是一个爱您的人。

约瑟法走出房间，卡丝医生把药方递给病人。

卡丝医生：如果您再有那种疼痛的话，一定要立即到我这儿来，一有症状就来。

海丽艾特把药方放在包里，起身告别。

海丽艾特：我一定会的，再见，医生。

卡丝医生：再见。

50. 卡丝医生家门前的电话亭 外景 夜

海丽艾特在电话亭里，她拨通一个号码，显得很激动。

海丽艾特：罗伯特，我弄到手啦……我把药方拿到啦……不不，很容易，很容易……当然是吗啡，你以为呢……不不，药方就在我的包里。

51. 从卡丝医生诊所的角度看电话亭 内景 夜

卡丝医生和约瑟法从窗户上往楼下看，她们看见海丽艾特在电话亭里

用手激动地拍了拍包。约瑟法看了一眼卡丝，卡丝表示同意。

52. 电话亭 外景 夜

海丽艾特：你听着，现在我就回家……咱们一起到警察局去报案……对，然后回家……把什么都谈清楚……咱们之间好好谈一次……罗伯特，我爱你。

她挂上电话，走出电话亭。

53. 卡丝医生家前的马路 外景 夜

海丽艾特慢慢走到马路边上，心事重重。突然间，一辆汽车向她冲过来，海丽艾特当场死亡。一只手打开她的包，把里面写有吗啡的药方换成另外一个。卡丝医生和美国兵从窗户里面一直注视着这一切。

美国兵：他妈的，咱们的汽车！

卡丝医生：住嘴！

54. 卡丝医生的诊所 内景 夜

罗伯特由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和两个警察局的检察官陪着走进过道。他指着女医生，愤怒地瞪着她。女医生身后是美国兵。女医生毫无表情。收音机里传来音乐声。

罗伯特：是她杀的！

卡丝医生：您说什么？

罗伯特：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不是她干的还能是谁！

罗伯特用拳头砸着墙壁，检察官走近他。

检察官：请您安静点，这是一个车祸，谁也没有杀死您的女朋友，干吗要杀死她呢？

罗伯特：因为对她们有危险，因为她掌握了这里贩卖吗啡的证据。吗啡！您惊讶了吧？证据在这儿呢，您给我包……

他把海丽艾特的包抢过去，从里面翻出一个药方递给检察官。

罗伯特：在这呢，白纸黑字，是她本人签的字……现在您还有什么话说！

检察官有些疑虑地看着卡丝医生，读药方。

检察官：“Radix Valerianae”……什么意思？

他把药方递给卡丝医生，罗伯特无言相对。

卡丝医生：对，这是我晚上写的……现在我明白死的是谁了，这个男

人是受刺激了。

检察官拿过药方，同意地点点头，然后用手搭在罗伯特肩上。

检察官：您是受刺激了，您最好还是先安静一下。

正在这时，薇罗妮卡·福斯从走道尽头出现。她显得美丽而且平静，但多少有点慌乱。罗伯特喊着跑向她。

罗伯特：这是下一个被谋杀的对象……等到她没钱的时候她们就会把她杀了……她们现在是在软禁她……我求求你，跟他们把真相说出来……

警察走过来：您是谁？

薇罗妮卡：我叫薇罗妮卡·福斯。

警察：您就是薇罗妮卡·福斯？……真荣幸认识您……

检察官：对不起，您认识这个男人吗？

薇罗妮卡：不太认识，至少互相之间不能用你来称呼。

罗伯特的眼光呆滞在半空中，薇罗妮卡看都没看他一眼，走到卡丝身边。

薇罗妮卡：他是个记者，对吧？他采访过我一次……后来我们由公事谈起了私事，您明白吗？

检察官：我清楚了。

薇罗妮卡：很遗憾我后来没能把谈话继续下去……出什么事了，玛丽阿娜？

卡丝医生：别紧张亲爱的……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回头告诉你。

罗伯特：我要到公安局去报案

警察从罗伯特手里拿走海丽艾特的包，检察官把罗伯特搀扶出去。

检察官：跟我来，克罗恩先生。再见。

检察官向太太们又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大家一起离开诊所。卡丝严肃地看着薇罗妮卡，过分紧张使薇罗妮卡瘫软起来，她扒在卡丝身上哭起来。卡丝抚摸着她的双肩安慰她。

卡丝医生：谢谢，我很感激你。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不论是谁处在你的位置上都会这么做。他的女朋友出了车祸……死了。你害怕吗？

薇罗妮卡：死亡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事……真是胡思乱想……活着也一样不可思议……

薇罗妮卡点着头，好像是要肯定自己的话。然后她才记起医生致命的问话。

薇罗妮卡：什么？怕不怕死？无所谓……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有点头晕。

55. 卡丝医生的诊所 内景 白天

艾德尔医生和卡丝医生正在吃饭，约瑟法忙着给二人上菜。

卡丝医生：她和那个记者一起，变得越来越危险……

艾德尔医生：你这么认为吗？

卡丝医生：她现在变的难以预测，是不是，约瑟法？

约瑟法：我这么认为都几个月了。

卡丝医生：当然得承认她现在还是很有名望的……尽管已经成了这样。

艾德尔医生：所以你想怎么办？

卡丝医生：她得彻底地……销声匿迹。

艾德尔医生：你的计划是？

卡丝医生：咱们给她搞一个隆重的告别宴会……很正式很热闹。然后是复活节，咱们去度假……自然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一点吗啡也不留，只有很多很多的安眠药。

56. 斯坦博格别墅 外/内景 夜

随着移动镜头我们看到 客厅里正在举行的晚会，所有的客人都身着晚礼服。客人里有总编辑，格蕾特，略带醉意的马科斯·雷拜恩，卡丝医生，约瑟法和普雷托里乌斯。罗伯特不合群地站在一边。艾德尔医生钢琴伴奏，薇罗妮卡声音嘶哑，边唱边环视着每一个客人。

薇罗妮卡(唱)：一个新奇又温柔的吻

一个幸福夜晚如此甜蜜

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一些忧伤，一些欢乐

这就是回忆。

不要忘记那微弱的月光

环绕着梦乡的秘密

你和我唇，共饮一盅酒

这就是回忆。

然后是婚礼的钟声

一个相爱的人家
三个孩子增添了乐趣
日子一天天的流逝
带着幸福和甜蜜
这是你将回味无穷的梦。

尽情享乐
上天祝福你
一个男人，一个妻子，一个爱，这是生活的真谛
这就是回忆
这就是回忆。

57. 卡丝医生的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在睡觉，她的呼吸均匀而且平静。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门铃响了。卡丝医生走进来，她身后是约瑟法，艾德尔医生和美国兵，所有的人都是要去旅行的装束。卡丝医生关上门，薇罗妮卡慢慢睁开眼睛，但还没有完全清醒。医生坐在她的床边。

薇罗妮卡：我又梦见告别晚会了，特别成功……

卡丝医生：是这样：晚会的确成功极了。

薇罗妮卡：玛丽阿娜……到来和离去是人生中美好的事情。

卡丝医生：是的。

薇罗妮卡：你送给我的是幸福。

卡丝医生：是我出售给你的。

薇罗妮卡：是啊，……我一直就很清楚结局将会怎样。

薇罗妮卡吻了医生的手，卡丝起身准备走。

薇罗妮卡：现在我属于您了。所有我能够送给您的只有我的死了……

卡丝回身不解地看了看薇罗妮卡，她没有明白薇罗妮卡的意思。

卡丝医生：什么？

薇罗妮卡：没什么……是我从前的……一部老片子里的一句台词。

卡丝医生：我们一走……你一个人在这儿。

薇罗妮卡：我知道。我睡觉。

薇罗妮卡转身面向墙壁，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马上又回到梦境。卡丝最后看了一眼，关上门走了。摄影机的画面落在钥匙孔上，能听见锁门的声音。

58. 斯坦博格别墅 客厅 内景 夜(闪回)

客厅里到处是人。格蕾特和总编辑正在采访薇罗妮卡。

薇罗妮卡：我最感兴趣的是艺术家联合协会……不，不是“I”打头，是“U”打头，叫艺术家联合协会 UNITED ARTISTS……

薇罗妮卡边说边检查格蕾特的拼写是否正确。

薇罗妮卡：对，对……意思是艺术家们要联合起来，您不认为艺术家们应该联合起来吗？

格蕾特：您是指一种……工会的性质？

薇罗妮卡：不不不，我是说为了艺术的自由，艺术需要自由，否则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呢？

格蕾特：这我不知道……另一个制片公司呢？

薇罗妮卡：METRO GOLDWYN MAYER……这样：M.G.M……这么写：M.G.M……我现在正和 TWENTIETH CENTURY FOX 公司谈判，这么说吧，我正在和好莱坞最重要的三家公司进行谈判，但我还没有作出最终决定。

格蕾特：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决定取决于什么吗？是否取决于酬金？

薇罗妮卡：钱，钱，钱，……现在的演员什么都不考虑，就是想钱……您知道吗，现在那儿的人们把好莱坞称作梦幻制造工厂，……那儿是一个生产梦幻的工厂，不是金钱。您想想，一个制造梦的地方，只有梦。

59. 卡丝医生的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白天

闹铃声把薇罗妮卡惊醒。她想伸手去止住闹铃，结果连人一起滚到床下。她吃力地站起来。收音机里，伴着教堂的钟声，正在播放复活节的宗教祝词。薇罗妮卡的目光落在一个布置好餐具的桌上，上面留的条写着：“节日快乐。你的玛丽阿娜。”

60. 斯坦博格别墅 卧室 内景 夜(闪回)

薇罗妮卡躺在床上，边抽烟边和罗伯特说话。摄影机慢慢展示出同时在场的其他人：卡丝医生，约瑟法，美国兵和艾德尔医生。

薇罗妮卡：你说我是一只羔羊……罗伯特，你不会真的这么认为吧？

罗伯特：我只是说……明天是圣周星期五(耶稣受难的日子)。

薇罗妮卡：十字架呢？……您觉得我得自己扛着我的十字架吗？

罗伯特：您已经自己扛了不少时候了……只剩下最后这几米路了。

薇罗妮卡：您真是 个 奇怪的男人，……我一直以为您不会来参加我的告别晚会。

罗伯特：做事必须善始善终……

薇罗妮卡：我是说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罗伯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61. 卡丝医生的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目光恍惚，越来越困惑地看着房间的四周。她拿起玛丽阿娜的留条，碰倒了桌上放着的两个安眠药瓶。她走到门前，要开门出去，这才发现门被反锁上了。她用拳头狠狠地砸了几下门，使劲地拽着门把。结果摔倒在地，门把给拽断了。她气愤地一把掀下桌布，所有摆好的餐具随着桌布滚落在地。收音机里传来 The battle of new orleans。

62. 斯坦博格别墅 客厅 内景 夜(闪回)

薇罗妮卡在床上哼起刚才唱的歌曲，罗伯特走到客厅里。

罗伯特(接 60 场的最后一句台词)：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格蕾特(走近他)：你呢，你去不去好莱坞？

罗伯特：不去。

罗伯特走远，格蕾特追着他。

格蕾特：罗伯特！罗伯特！

63. 卡丝医生的诊所 薇罗妮卡的房间 内景 白天

薇罗妮卡躺在床上，她正对着镜子化妆，好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似的。她总算化完了，放下小镜子，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有三个小药瓶。她喝了一口水把一个药瓶的药全部放在嘴里，吞下去。窗外一直传来复活节的钟声，床头柜上的收音机里在播放歌曲 High on a hilltop。

64. 编辑部 内景 白天

编辑部里，罗伯特的胳膊上戴着黑纱，格蕾特给他倒了一杯水。

格蕾特：你现在觉得好点儿了吗？

罗伯特：好多了，……现在没问题了。

罗伯特喝了水，朝自己的办公桌走去。

格蕾特：要是有其他素材的话……你不是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吗？……咱们可以再登篇文章，由你来写。

罗伯特：不了，……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事件毫无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

罗伯特举着报纸坐在办公桌前，报纸挡住了他的脸。报上的文章标题是：“乌发电影制片公司的明星服安眠药自杀”，下面的副标题是：“对未来前途的恐惧？”

65. 斯坦博格别墅 外景 白天

罗伯特从别墅外面窥视正在用餐的卡丝和艾德尔，约瑟法在给二人上菜。

艾德尔医生：啊，汤来了！

卡丝医生：约瑟法的汤做得好极了。

艾德尔医生：名副其实。

约瑟法：谢谢。

艾德尔医生：我刚才说，这儿真是不错……

卡丝医生：啊，是啊。

艾德尔医生：的确是啊……

约瑟法：真是不错啊……

卡丝医生：谢谢！

三人大笑。

罗伯特离开别墅，走过卡丝医生的奔驰轿车。他把胳膊上的黑纱摘下来，随手扔在车盖上，继续往前走。一辆出租车在等他。

罗伯特：回慕尼黑，去体育馆。

出租车司机发动了汽车。

（完）